



# 知行合一



沈善洪教授八秩寿庆文集

【罗卫东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知行合一

沈善洪教授八秩寿庆文集

【罗卫东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行合一：沈善洪教授八秩寿庆文集 / 罗卫东主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11  
ISBN 978-7-308-09218-0

I. ①知 II. ①罗 III. ①沈善洪—纪念文集  
IV. ①K825.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2669 号

## 知行合一：沈善洪教授八秩寿庆文集

罗卫东 主编

---

责任编辑 曾建林

封面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9.5

插 页 4

字 数 454 千字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218-0

定 价 5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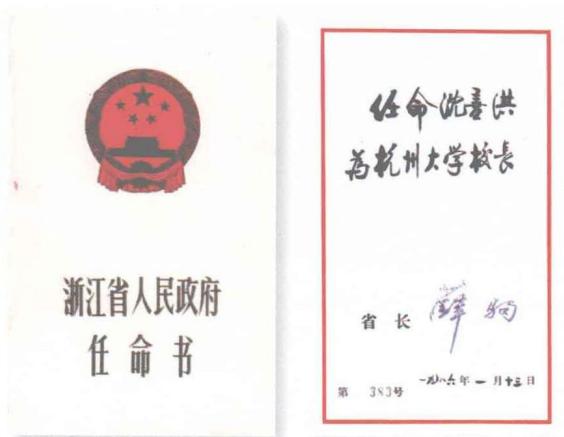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教授（任期1986年—1996年）（1988年4月1日）

沈善洪（1931—），浙江平湖人，汉族，哲学教授。1953年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毕业。1983年起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院长。1986—1996年任杭州大学校长、教授。1996—1998年任杭州大学董事会董事长。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所长、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等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工作。有专著、论文、编著百余种（篇），主要代表论著：《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浙江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国哲学史概要》（浙江人民出版社，1978年）、《王阳明哲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国伦理学说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中国伦理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浙江文化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曾获国家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两次省社科成果一等奖。主编的《黄宗羲全集》，共12册，400多万字，获国家优秀图书奖。



浙江省政府任命沈善洪为杭州大学校长任命书



沈善洪教授与夫人乐月华在一起（20世纪九十年代初）



大学时代的沈善洪（后排右一为沈善洪）



沈善洪校长与陈省身夫妇合影（左起：谢庭藩、江希明、沈善洪、陈省身、陈夫人、薛艳庄）（1986年11月15日）



沈善洪校长与澳大利亚总督斯蒂芬爵士等合影（1988年2月12日）



沈善洪校长与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马临博士合影（左起：谢庭藩、沈善洪、马临、陈立、薛艳庄、马裕祥）（1988年5月）



沈善洪校长与韩国金俊烨博士合影（左起：薛艳庄、金俊烨、沈善洪）（1990年6月2日）



李岚清副总理与沈善洪校长亲切交谈（1994年1月5日）



沈善洪校长向原浙江省长沈祖伦授予学院名誉董事长聘书（1995年5月14日）



陈慕华副委员长视察杭州大学（前排右四为沈善洪）（1995年10月18日）



杭州大学哲学专业五九级同学会（前排左起第六位为沈善洪）（2009年11月10日）

# 《知行合一：沈善洪教授八秩寿庆文集》

## 编委会

主 编 罗卫东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史晋川 李 军 何 俊  
张美凤 罗卫东 周谷平  
金健人 庞学铨 费君清  
黄华新

# 序

■ 罗卫东

成立于 1958 年的杭州大学，在它走向鼎盛时期的 1998 年，完成了自己的生命历程，将它的辉煌贡献给新组建的浙江大学。这所文脉可上溯至百十余年前育英书院和求是书院的新大学，办学不过四十年，但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之大，被公认为地方综合性大学的翘楚，在许多学科领域，其影响力甚至直逼国家重点综合性大学。原杭州大学的成功办学，虽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多位杰出人士的先后长校，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在这些优秀的校长中，沈善洪教授无疑是最重要的代表。

1986 年，时任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的著名哲学史家沈善洪接受任命，接下了杭州大学校长的帅印，这一年他 55 岁。从此，他将自己的身心全部奉献给了这所他年轻时曾工作过的母校。直到 1996 年，65 岁的他才因年龄原因卸任。沈善洪在校长岗位上连续工作了十年，是杭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沈善洪担任校长的十年，是杭州大学实现重大转型和跨越式发展的十年。十年里，沈校长带领学校一班人，以超常的前瞻性和战略眼光，巨大的勇气和强力手段，克服各种约束和压力，围绕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建设学科，面向社会需求拓展新的发展领域，筚路蓝缕地推进国际交流和合作；排除阻力，不遗余力延揽名师，不拘一格任用人才，全面提携和起用年轻干部，为青年教师的迅速崛起提供支撑条件和发展平台……经过十年

的调整和发展，杭州大学具有了现代综合性大学的内在发展活力，形成了让世人为之瞩目的发展态势。

沈善洪担任校长的十年，我们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还不能和今天相比，办学资源短缺和体制约束都非常严重。但沈校长全力倡导以学术为本的治校理念，大力弘扬和全力发展学术至上的大学精神。他鼓励和支持教师潜心治学，突出学术研究的地位和功能，把学术水准的高低作为教师评价的主要依据，以学术发展的要求和学术贡献大小来配置各类资源。在较短的时间里，使杭州大学从具有浓厚师范院校特色、以教学为中心的高校，转型为研究教学并重型的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

沈校长酷爱阅读，博闻强记，精通国学，具有极高的学术品位和卓越的学术眼光。他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力图将那个时代校内外各种非学术因素对办学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降至最小。在大多数时候，沈校长给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一脸威严，让很多人望而生畏。在学术标准面前，他是非分明，原则性极强，臧否人物实事求是、坦率真诚。他对那些学术动机不纯、急功近利、世俗习气浓厚的人，毫不掩饰地当面表达厌恶和反感，不留任何情面，让人下不来台。但是，对待学术潜力好、学术志向坚定、表现优异的年轻教师，他必是百般呵护，关爱有加，犹如一位慈父。一些治学严谨、成果卓著的学者，因个性原因，和同事相处不好，他会想方设法予以重新安排，体现了一个教育家对学者的包容和尊重。沈校长的爱才和惜才，是尽人皆知的。他有开放办学的胸怀，愿意向上级和社会争取各种办学资源，但面对来自校园外的不合理干预，会据理力争，以免伤害到大学的核心精神和学术原则。他树立起学术至上的精神文化标杆，围绕它，学校开始形成相应的行政和学术文化氛围。客观地说，沈校长给师生提供的物质条件完全无法和今天相比，但是他及其合作者们的不懈努力，确立了办学的正气，逐渐化为一种无可替代的宝贵精神资源和强大文化动力。也正是这种精神文化塑造了合并前杭州大学的内在气质和外在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懂得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如何不易，这样的品德又是多么的可贵！今天，人们对于沈善洪时代的怀念之情还是溢于言表。

今年是沈校长八秩寿诞，以此作为契机，一批对他心怀感佩之情的老友、部下和同行，自发地聚集在一起，用文字表达对他本人的由衷敬意和

祝福。这本文集同时也献给他长校十年的亲密合作伙伴们,那个出色的领导集体,因为,正是这个领导集体给予沈校长以强有力的支持。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文字,表达对即将到来的新时期,应该有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认识。

是为序。

# 自 述

■ 沈 善 洪

毕业后留在学校政治系，就改行了，从月轮山下来，转向搞中国哲学史研究。后来，想不到这一生的工作却以搞行政终了。“文化大革命”后到省社科院，虽有行政担子，仍以学术研究为主，有了与王凤贤合著的《王阳明哲学研究》、《中国伦理学说史》（上、下）的问世。<sup>①</sup>但做了杭大校长后，几乎整天忙于行政工作，别的就不太顾得上了。

十年杭州大学校长（1986年1月至1996年6月），面对的各种矛盾、压力很多，容易得罪人。我光明磊落，无愧于心，绝不以个人的利益得失而做有损学校的事情。

就以成立杭州大学出版社来说，省里主管部门不同意，只准浙江大学有出版社，要杭大和其他高校联合办一个出版社。一天，省里主要领导和一些部长、副部长未加通知就来到杭州大学，有人在会上还是不许杭州大学建立出版社，甚至说如果建起来，他就辞职。面对这种压力，我接着说：我的职务和你的不能相比，但我还是看重我的职务。不过，你要那么说，我也宁可辞职也要把出版社办起来。这时，省委主要领导打圆场，要我们不要争了，出版社问题不谈了。后来，杭州大学出版社终于顺利地办了起来。

---

<sup>①</sup> 编者注：后一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5、1988年出版，2005年又由人民出版社重版，改名为《中国伦理思想史》，分上、中、下三册。

这样顶的事情不止一次。比如专升本的问题，我们认为专科生只要学习成绩好，本人愿意，名额许可，就可以转为本科生。但是，一位主管文教的省里负责人说，两者体制不同，不能搞专升本。后来我们还是搞了，省里也不了了之。我们国家，反“右”很容易搞起来，而反“左”很难，这带来的困难、问题很多。学校知识分子是讨厌“左”的。有些时候，上面布置下来“左”的、反“右”的事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清醒，没有跟风，我也曾在学校会议上公开讲了看法。

在教师升等这件事上，矛盾很多，议论纷纷。我们破格提拔学术上突出的年轻教师，不死板地搞论资排辈。这要占用一些升等名额，对其他教师有影响，有些人想不通。但我们坚持这样做，破格晋升了一大批，这不仅有利于培养人才，更在于树立注重学术研究的风气。在国内，当年这么做的学校并不多。不过，我们也采取变通办法，在规定名额之外，尽可能地解决了不少教师的职称晋升问题。

在这些事情上，学校领导层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时候。比如在下海经商热的时候，头头里边有人主张破门开店，另一些人不表态，我坚决反对。学校里有赞同破门开店的人说，就是沈一人捣鬼。我明确表态，杭州大学前门两边的围墙一步也不能拆，不然学校变成“学店”了。

做了校长，少有时间搞学术研究了。还在社科院时，着手主编《黄宗羲全集》，1985年出了第一册。后因不太顾得上，拖了一些时间，先后邀集浙江、上海、北京的2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到1994年出齐，共十二册，获得国家优秀图书奖。

1996年6月，不做校长了，两年后四校合并。合并前后的几年，还参加学校的一些会议、评审等活动。至今仍担任韩国研究所所长。在校长任内，着手主编《浙江文化史》，有杭州大学和社科院的人员参加，历经十多年，今年（2009）终于完成，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分为上、下册。

身体不太好，主要是糖尿病比较严重，曾经几次住院治疗，视力已严重衰退，只能看看报纸大标题，走路也不太灵便。老伴前些年曾中风，如今行动虽无大碍，但半身总是不舒服。

近来有两件高兴事，很感欣慰。11月10日，我曾做过班主任的杭州大学政治系1959级学生，给我做八十大寿。“文化大革命”时，就是这个班要把我当做反动学术权威打倒，可是后来他们一些同学和我长期保持